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18年8月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陈相

|手|工|作|坊|

一只壶

◎毛桃

一只壶把我的眼光给攫去了——这是一只土制的嵌花黑陶茶壶，摆在小店靠门一侧的橱窗里。

无需思考，我便感到了它的独特和我所好。都好久没有这种“惊鸿一瞥”的感觉了，我无由抗拒地走了进去。

店里的售货员说用这陶壶热酥油茶要比铝壶热出的香而且酥油茶装在里面不易变质。显然，售货员误解了我关心壶的动机。

我试探性地问还有这样的壶吗我想选一只。售货员说其他的都已卖完就剩这一只了。我问这壶是什么时间烧的。售货员说时间不长就去年吧。

大概正是出于上述一系列的误解，这只壶最终以出乎我意料的价格归属了我，我如获至宝。

这是一只一眼就能让我看到很多、看得很远的壶，尽管这些很多很远的东西是不甚具体的。它不光是以其物质的形态吸引我，换句话说，这是一只富含蕴藉的壶，就像一首富有张力的诗，就像一位富有气质的人。回到家里，当我有时间慢慢端详这只壶时，我有了如上认知。

透过这只壶，我仿佛看见了制壶人当初制作她时的情景……

制壶人挖来了打湿了水便粘性极强的泥土，经捣碎，筛选，掺水，揉泥，制壶人开始用手捏制茶壶的各部件了；制壶人将各部件组合在一起，然后，欣慰或挑剔地端详着他的半成品；待壶坯稍干后，制壶人开始用碎瓷片给茶壶的胸膛、肩部部位缀花——制壶人小心翼翼地形状大小差不多的碎瓷片嵌进半干不湿的壶面……

毋庸置疑，这是一件纯手工制品，带着手工的灵性和缺陷，带着制作者古朴又不失雅致的才情。透过她，我仿佛嗅到了巨古浑璞的大自然气息。

自然，她也不是最近这些年的出品。我似乎又成了一位考古学家。虽然，凭直觉我一眼就认出她是有历史的，但我还是试图从理论上找到一些可资证明的依据。

我嗅到了她挥之不去的酥油茶气。碎瓷片上偶现的青花图案告诉我作为碎瓷来源的瓷器是距今久远的物品。

还有，陶壶身上呈现出一种只有年辰久远才会出现的“锈绿”，就像青铜器上的铜绿一样，这使得黑陶看上去并不很黑，呈些微的红褐色，而陶壶底部还有一种被烟熏火燎过的锅底特征。

后来从那小店经过，我再也没有见着像那只壶那样的陶制品了。

而凡此种种，无一不支持了“壶是老的”论点的成立。

透过这只古老的壶，我甚至还能想象出这只壶曾经拥有的生活场景……

在一片山傍水的草地上，袅袅炊烟正从一座黑色牛毛帐篷的顶部飘出；在生活气息浓郁的帐篷内，三块石头垒出的锅庄正燃着干草味重的牛粪，这只土陶茶壶就坐在火焰熊熊的锅庄上，壶嘴唱着热烈的歌。

与牛毛帐篷、锅庄、土陶茶壶相伴的还有马搭子，本色毡毯，背水桶，木茶碗，银鞘藏刀，珊瑚树枝头饰，生牛皮底藏靴等等。

一双新木鞋与一双农妇的旧木鞋，为什么成为梵高笔下“人物”的是农妇的旧木鞋而不是新木鞋呢？

化身，在此，旧木鞋和老茶壶都成了某种人某种生活的化身——物如其人。

显然，这种人的生活也参与构成了这只壶的蕴藉，同时，也被理想化为了我的歌咏对象。

这是一方水土的地道出品，凝聚着制作者的爱，也凝聚着使用者的爱。

我把壶放在了时常能进入我视野的案头。在我心目中，她不仅是一件艺术品，而且，是一件非凡的艺术品

数字散文

1
每次夜半路过拉萨某处灯明的广场前时，便有数只的“亮鸟”在灰蓝的天际翱翔，游戏。许多人驻足：“是什么鸟儿，真美哪！”“鸥鸟吧？蝙蝠？云雀？又好像都不是。”“它们就喜欢在雨后，在半透的云间闪现。”
“那鸟儿还亮在那里。”
2
回到居室，我总会第一时间打开

阳台的木门，远眺斑斓的布官。欲将一群的精灵们，铺展成慰心的底片。在夜的深层，能透出些许的轮廓。而今，我就是这样一个会把美好分层，收藏，慢慢感应的人。
3
显然，是因了三号闸的缘故，我坚信我所处的河谷地段几近无水。要知道，曾经的几月一次的夕夜色幕中，我会独自一人于石堤，就上或疏或骤的风，听着哗哗的水流，过滤半生的节痕。像半月一次的葡萄在大昭寺青石板上沧桑的身影。

昨夜无月。
你接受了我尚在病中的突然邀请。于是，车改了方向。
4
今夏，圣城的雨连绵至了秋日。泱泱涣涣的河水始自灯火阑珊的城心。斜对岸的柳梧亦是更加通明了的。我为你讲起曾经的如诉的民谣，讲起西向的红柳丛中幼儿的预臂；讲起我刚来拉萨时漫天的黄沙，和沙堆上我取暖的枝火……
5
复活的，之于我，皆在火中。

非是涅槃。我的苦难，在过往的一次次轻生的念想和行动中肢解。而今，我会在清晨，把鲜活的唇痕努力印向面前的镜子；会把咖啡的苦香，留存到最后一滴，而不舍下咽；会让故乡同你的影像，在至黑的夜至冷的秋底，一丝丝挽起，编织整片宿迷！
6
雨，在今晨洒洒。
隐隐作痛的胸口，那只只的亮鸟未曾归去。经堂中蒙尘的行囊渴望归去。
你，在良辰中早于我归去。

7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雪花

【第2286期】

阿妈的骨头

◎此称

我心情忐忑，掏出手机时，手在发抖。但最后还是按了阿妈的电话，铃声响了很久，那首她喜欢的流行弦子歌曲，一遍又一遍唱了很久。第一次没有接通，我更急了。不过一会，她打了过来，阿妈在电话里哭着，重复着对我说：“我今早开始再也站不起来了！”她对这种症状的反应不出我所料，但我还是压不住内心的暗河，那些酸涩的巨浪正涌上喉头。送出几句毫无新意的安慰后，急忙挂了电话。我从来没有看见或听说过阿妈哭泣。不曾遭遇怎样的不幸，作为长女的她，早已习惯了在坚毅的微笑中消释一切。作为一家之主，她深知如果自己在风雨交加的时刻中失落了，那旁边所有人都将无一例外地瘫倒在自己的内心。她必须强忍着所有伤痛，把我们带离风雪肆虐的现实里，她每走一步，淌下的都是鲜血。这次她哭泣，不是为了疼痛或者是一根不值一提的关节骨，她是为了自己摇摇欲坠的生命尊严。这些年来，她拖着自己残破的膝盖，咬牙守住最后一寸领土。她不会愿意做一块被人善待的石头，就算是野草或灌木，她都要凭着自己的根须和枝叶完成自己的命运，她一直无法忍受失去生机的时间。

道兴旺，还召用了几个仆人，与仆人的关系也特别好。直到现在，我家与他们的后裔关系很亲。阿妈的童年可说是衣食无忧了，但在之后，她也经历了大饥荒、大革命等多舛的集体命运，受尽困苦。但天性勤劳的阿妈，不管遭遇怎样的窘困，都没有放弃过对劳动的信念。大集体时期，因为我阿妈心灵手巧，跟着邻村的长辈勤学纺织技艺，不过多时就了了于心，她开始在集体分工中担任纺织工作，其它社员上山砍柴、下地施肥，做一些粗重的活路时，母亲可以整日坐在纺织架上，轻松优雅地完成一件又一件漂亮的纺织用品。有些时候，她也得跟着其他社员一起上山下地，因为自己身体强壮，总能先于别人完成工作，累积的工分甚至会高于男人们。在完成自己工作后，还去帮助那些做活费劲的人，因此备受村人赞誉。从小至今，阿妈与村里的其他老人一样，一直保持着内心的善良，只要有出手相助的机会，总会欣然相迎。在从前的村子里，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更多是从心地开始的，或者看一个人在集体生存历程中的贡献，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会被给予肯定和赞美。那些为着一家之利，不顾别人而兴奋做活的人，很多时候没人会给予赞美，顶多作为家庭内部激励晚辈的正面教材。从这种评价传统来看，我阿妈是非常成功的。

包产到户后，阿妈也20几岁了，在我阿尼（外公）的组织下，我阿爸从另一个村子里上门到我家，他是一名出色的木工，不仅能主持藏房建设工作，也能制作工序复杂的小型家具。他长年奔波在附近的村子间换家盖房，人们以酥油和青稞、家畜等作为报酬。每次父亲从外地回来时，雇主们会让几匹骡马驮着阿爸的酬劳物品，满脸真诚地卸在我家门口。火炉、汽灯、收音机等新奇物件，跟着阿爸第一次来到村子里。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那段时光永远比任何时候都要温暖和闪光。阿爸出外的时间里，每当傍晚时我就会蹲在门前的田埂上，向着远处的坝口眺望着，希望能听见他完工归来的呼喊。希望他解开麻袋的绳子后，又能看到装在那里的新奇东西，我通过这些东西，隐约体认到村庄之外的纷繁世界。

阿妈风华正茂，轻松奔走在田间地头，记忆中，没有见过她闲下来的时候，从田地里歇工回家，她还会利用夜晚的时间捻毛线、缝补衣物等。似乎对她来说，没活可干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她还会随时派遣我们姐弟们，去完成那些没完没了的田间杂活。到后来，受阿妈影响，我也变得没法安心面对空闲时间了，每当无所事事地呆着的时候，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罪恶感。 (未完待续)

心里的石头

◎雍措

别人心里都装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而张三的心里长着石头，并开枝散叶。缺少很多歪门邪道的念想，张三认定的理儿也就成了溪边的河石，没角没边，看着光鲜，砸着自己，那才叫一个往里里疼。张三说自己和石头无关，有关的只是那些串在村子里的流言蜚语。他说他不在乎那些咬舌根子的事，咬着自已，就跟蚊虫叮咬一样，用酸麻子叶子的水，酸酸叮咬处，什么都过了。这样一说，张三倒成了村里大肚的人。

不过，把一个无缘无故得来的虚名往自己身上靠，或许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张三在夜里嘀咕着，白天却从来不说，装着什么事也没有，把胸脯挺得宽宽的，显示出幅真的很大肚的样子。其实，大肚不大肚，张三肚子里弯弯曲曲的肠肠肚肚清楚，张三拳头那么大的心眼儿更清楚，谁叫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已经被别人挂得高高的东西，落下来总是一件丢人现眼的事情。张三有空没空都喜欢往天上看，有时天上是云，有时是星星月亮，有时什么也没有，空洞得跟他的心一样。心空得厉害的时候，他就去找杨二摆摆话，两人一遇见，少不了两斤江津白酒一壶花生米，龙门阵是老农门阵，毕竟一只苍蝇一杆烟叶功夫就能飞完的凹村，要想找到新鲜话题，比想要找到一条藏洞里的五花蛇还要难。酒有辣味的时候，他想给杨二摆摆心里过不去的坎，但杨二每次都会把他猎野鹿的经历，一遍一遍的摆着讲，讲到最后，张三往往分不清到底杨二是打到了一头鹿还是一头老虎。酒喝到水的味道时，张三就不说话了，大多数起身就飘着走，杨二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给张三坐着的板凳摆着他打虎的事情。

前些日子，李婆来到张三家里，为了她家的驴蹄伤张三的事情说着软话，“你张三是村里出了名不斤斤计较的人，别跟俺家一头畜生生气，俺家日子过得苦闷，又摊上一个又聋又哑的废人，过日子就有眼在火上烤一样。”话没说完，豆大的眼泪珠子都是有价的，至少一颗泪珠子能抵上一个鸡蛋。张三打发李婆回去了，自己却在床上躺了几天。李婆临走时，用袖子擦干净嵌在皱纹里的泪花花，高兴地说：“张三这娃真是个好娃，大肚呀。”说着把木门吱呀一声关上了，割断了从外透进屋的光线，没开灯的屋里顿时染成一片漆黑。

“张三，张三，今天轮到你家三分地灌水。”张三放下手中的包谷壳，走出屋子，一只脚踏在土堆上，活生生的把西落的太阳背在背上。“大概啥时候？”张三站在门口，用一只手遮着额头，么妹子黑黢黢的影子和后面刺眼的阳光在一起，让他睁不开眼。你现在就去地里候着，上家的地喝足了水，自然顺着沟渠流下来。说着，么妹子走开了，剩下又落了一节下去的太阳挂在那里。一阵干早过后，地就跟个饿死鬼一样，张着嘴巴等着。水，窸窸窣窣的从杂草疯长的沟渠里流下来，跟做贼似的，流到张三脚下。他从地边站起来，边拍屁股上的泥巴，边用钉耙去抹地面上的屎印。完后，他盯着水看，水流动的地方，地里冒着一个个气泡，他乐着：“慢点喝，慢点喝，看把你急得。”放了好一会儿，水却趴在原地不动弹了。照理说，按轮子排的水，沟渠里的水是不会小的。他扛着钉耙顺着水理上去，走到半路，水来了，他又顺着水回到了地里。可又放了一会儿，水又小了，他又扛着钉耙顺着水理上去，又到半路水又来了。他心里气，坐在一块石头上，抽了一只烟，看着水，水没有变细，他就回地里了。可刚到地里水又小了，一股怒火烧在心里，他气冲冲的沿着沟渠往上走，和前两次一样，水又大了，他没有管，一直顺着水理上去，他心里想一定得抓住偷水的贼，扇他耳光。正在这时，他看见王小从玉米地里走了出来，一双胶鞋湿漉漉的。“按轮子灌水，是不能偷水的，难道你不知道吗？”张三冲着王小说。王小说：“哥，消消气，我也是没法，俺家地里的玉米都快燃起来了，按轮子的话，我还要等五天，那怎么行呀。”王小嬉笑着说：“管水期间偷水，是要罚款的，走咱们去见村长。”说着，张三去拉王小衣服。“大哥，俺家人都说你大肚，让我向你学习，我这次错了，下次再不敢了。况且，你拉着我去见村长，你家地里跨了坎怎么办？”王小说：“身后传来王小细声细气的说话声，紧接着就是一阵得意的口哨声。张三来到地里，看着水流淌着，怎么想，怎么觉得不是滋味，一脚踢起一团干瘪瘪的泥饼。

他知道，以后有关他大肚的事情还会接二连三的遇见，他心里隐隐作痛，这痛的东西，化成气鼓鼓的东西，穿过肠胃，砰的一声从屁眼里排了出来。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脸。张三为了那张脸，是把自己给赔进去了。么么，长在心里的石头，开出的花是苦的吧？

|散|文|连|载|

|情|景|高|原|